

·名人手札·

晚清藏书家丁丙致袁昶手札

张廷银

丁丙(1832-1899),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家世经营布业,富于资财。其藏书室称“八千卷楼”(沿用其祖旧名),另辟“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等,总称“嘉惠堂”。咸丰十一年(1861),由于太平军进攻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遭毁,他与兄长丁申一起多方收集,后又组织补抄,为保护和复全文澜阁《四库全书》贡献良多。著有《庚辛泣杭录》,辑刻有《武林掌故丛编》,又著录所藏善本书为《善本书室藏书志》。

袁昶(1846-1900),字重黎,号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官至太常寺卿、总理事务衙门大臣。谥忠节。有《浙西村人集》、《袁忠节遗诗》。

丁丙致袁昶手札十一通,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袁昶友朋书札》^①。《袁昶友朋书札》共十二册,由收藏者袁昶本人整理装订^②,外观整齐,按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字及十一、十二标序,并各有题名^③。内中收当时的政治要人和文化名流致袁昶书札约800通,致函者除丁丙外,还有薛福成、谭献、李慈铭、易顺鼎、王先谦等共约170人。本馆同人谢冬荣、石光明曾将薛福成致袁昶信函整理并予刊出^④。

丁丙致袁昶各函,主要讨论了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编辑、刻印、收藏其他书籍之事,对于了解相关的过程和细节,具有较重要的资料价值,兹予以整理揭示。其中除了说明函中的基本人物和事件,还力图对所涉及的其他人物和事件给予反映,以向感兴趣者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背景。但由于资料不够完备,一些未详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暂付阙如。

①《袁昶友朋书札》之题名为国家图书馆编目员根据内容拟定。

②袁昶之子袁荣叟为《袁忠节公手札》(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所做跋语曰:“先父昔尝手辑友朋来函,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

③从甲册至庚册,皆题作“知旧往还手札”,辛册作“停云留迹”,壬册作“知旧往还手札”、癸册作“师友往还手札”,十一、十二册又作“停云留迹”。

④《文献》2006年第2期。

爽翁先生史席：叔迟^①兄信中附到手示并委递诸函收悉、转交，即惟旅棋安雅，著述美富为颂。贵邑明修残志孱入丛帙，一时竟不得获，容耸神坚寻报雅。丙今岁病齿，竟体牵帅，近更畏风，虽终日杜门，亦鲜佳趣。肃复，祇请大安。

丁丙顿首 仲冬八日

按：函中所云“贵邑明修残志”系指明修浙江桐庐县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明代曾有屠继祖修、濮溉纂《桐庐县志》八卷，嘉靖五年（1526）刻本。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辛未八月至壬申正月之间日记则记载：“《桐庐县志》残本一册，万历丁丑知县李绍贤创始，凡四卷，凡例七，图五十一。康熙壬子知县马象磨重修，卷目仍李令之旧。旧新二志无不荒谬，文尤谬。拟采辑四部故实，凡有涉于严州者悉录之。”^②说明明修《桐庐县志》至少有两部。而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甲戌九月又云：“松生惠嘉靖《桐庐志》残本，甚感也，答书千言。”可见，丁丙所说应即[嘉靖]《桐庐县志》。而且，此函也当写于甲戌（1874）之前的某一仲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嘉靖]《桐庐县志》国内仅有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卷一、卷二，据复旦大学图书馆杨光辉博士调查，此册正是丁丙转赠袁昶的那一部。卷前还有丁丙致袁昶的赠书题记：“人人目君为狂，丙独为不然。今读是志‘风俗篇’，人性贞介，多文学之士。其君子多轻世而傲物。轻与傲，迹类狂，然不失为君子，且轻则自重可知，傲则不娇可知，其殆有严先生之遗风乎？丙于书最怪吝，不轻与人，今此书得所归，故破吝记之。甲戌八月二十八日钱唐丁丙赠爽秋舍人。”

二

爽秋仁兄先生阁下：去冬奉手示，得悉旅况，新正惟如意为颂。承寄惠《地理韵编》^③，感谢之至。弟客岁屡抱采薪，精神意兴颓减万分，续辑《杭郡诗》与抄撮《坊巷小志》皆因此辍业。杭州志局，闻有人怂恿并议请徐文宗^④为总纂，金眉生^⑤为副纂，去冬并有人买舟造其家者，想必能继康、陆、钱、

①高行笃（？-1885），字叔迟，秀水人，工篆书。高均儒之子。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五，著录《复古编》二卷，精写本，并称：“从嘉靖本影写，篆文则闽中高叔迟鹺尹行笃所作，笔法入古，可宝也。”

②《历代日记丛钞》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③《地理韵编》，宜指李兆洛所编《历代地理韵编》，但《善本书室藏书志》和《八千卷楼书目》则不见此书。

④徐文宗：未详。

⑤金眉生：即金安清（约1817-1880），原名国琛，字眉生，晚年自号销英翁。浙江嘉善人。国子监生出身。幼随父金铨寄寓福建，以有异才为林则徐等人所识。道光二十二年（1842）赴河南祥符治水。后曾任江苏泰州府同知，海安府通判，官至道员。又入曾国荃幕，深得曾国荃器重。著有《宫同苏馆全集》。

章^①而起也。弟识见本陋,即有一二藏书,半为前志所采,此时文献无徵,恐博学者亦无以展其才耳,高明以为然否?杭州局刻书想君处必有应得者,无待赘奉。此外坊中不堪持赠金华腿一只。曾由严江而下,略沾桐君烟云之味,聊以伴函一笑。肃泐,即请大安,不具。

弟丙顿首 正月廿二

按:据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同治十一年十月,丁丙始辑《武林坊巷志》,同治十二年五月与丁申同编《杭郡诗》三辑,十三年四月重刊《杭郡诗辑》于粤东,五月始辑《历朝杭郡诗》。据此,则本函似当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之后。又据[民国]《杭州府志》所录卢永祥、陈文騄、陈瑒、王棻等人的志序,光绪五年(1879),杭州知府龚嘉雋与应宝时、丁丙商议续修《杭州府志》,并由丁丙先纂成了《杭州府志》书稿。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也记载,光绪七年五月,丁丙“分修《杭州府志》”^②。如是,则本函的书写时间应该是光绪五年之后。

由本函可以看出,《杭州府志》之编纂当年颇有诸多风波。[民国]《杭州府志》所录卢永祥、陈文騄、陈瑒、王棻等人的志序显示:陈瑒于光绪二十年(1884)担任杭州知府后,丁丙便将其所纂志稿呈交给陈瑒,并希望有人予以覆核。陈瑒与丁丙商议后,决定延聘黄岩王棻住在丁丙家中,专司审校覆核。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也记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丁丙)延黄岩王子庄先生棻于家,重校《杭州府志》”。注曰:“《杭州府志》成书以后,未及刊行,又隔十馀年,中多增益,府君乃延于家,重为校核,分校者为黄岩夏子英绍夔,钱塘王恩伯鼎祺,越三载成书,拟乞大吏筹款付梓,以事不果。”^③王棻纂《杭州府志》从光绪二十年,到二十四年终于完稿,但因“公私匱乏,未付梓之。”后来,屈映光(主修)、陆懋勋(主纂)和齐耀珊(主修)、吴庆坻(主纂)先后在王志的基础上迭加续补,并最终于民国11年得以铅印出版^④。根据这些材料以及笔者所见[民国]《杭州府志》,其中都不见“徐文宗”和“金眉生”二人的姓名。但既然丁丙在函中明确提及二人,一定曾有此事。而之所以后来又不见二

①康、陆、钱、章:根据上下文之意,似指四位浙江志书的修纂者,或者在志书修纂和评论方面有影响的浙江籍人士,因此,极有可能是康海、陆陇其、钱泰吉和章学诚。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浒西山人。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曾编纂《武功县志》。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少年家贫,勤奋攻读。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主修《灵寿县志》。钱泰吉(1791—1863),字辅宜,号警石。浙江嘉兴人。主修[道光]《海昌备志》。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曾主修《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

②《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③同上,第212页。

④参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11之12页。

人姓名,个中必有缘故。其中,关于金眉生,丁丙在致陈豪(蓝洲)的一封信中又曾提及:“杭志开已三年,费及八千,迄未一成,当轴督催严迫,大有中辍之势。读实斋著,益悚然矣。金眉兄奉讳后未通一信,能否伏案,不敢知也。”^①看来,金眉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回家赴丧而未再归志局。也许就因为徐文宗、金眉生都没有坚持到《杭州府志》修竣,所以在后来的修志职名中就不见他们的姓名。事实上,就连实际参与并做出很大贡献的丁丙,[民国]《杭州府志》所列的前后修纂任职名单也未列入。

从函中可以隐约感知到,丁丙对本次修志的人事安排是有怨言的,“怱怱”、“买舟造其家”的行为,显然为他所不齿,而“继康、陆、钱、章而起”的比方,也似乎隐含着奚落的口气。

三

法书《贝叶经》^②诗卷足为云林^③镇山之助,卷尾须记此经因缘。当俟驾转,再行求教。手此,奉请行安。弟丙顿首。

按:此函书写于一张函封上,并注明呈送“袁老爷”、“黎锦翰”。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记载其于己巳年(同治八年,1869)“阅云林寺《贝多叶经》四十四页,钱塘丁隐君敬身题后,又有梁山舟学士、吴穀人太史诸人题,重录一通,吴君璜署首”^④。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又云,丁丙咸丰九年(1859)“八月,侍(杨)粉园先生瞻礼《贝叶经》”^⑤。因此,该函应当写于1859年后,而更接近于1869年。

四

爽秋仁兄大人阁下:九秋趁送台帆,即维合巹双吉为颂。《一切经音义》四本辰下绮阁联吟,原不应以此奉寄,缘临行所嘱甚殷,故为我佛破戒也。拈花一笑,福慧双修矣。另叔迟五哥信乞督收。肃请俚安。

愚弟丁丙顿首

按:该函未注明时间,但函中尚提及高叔迟托信之事,则至少写于高叔迟故世即1885年之前。《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释家类”,著录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和二十五卷两种。

①《冬轩草堂师友笺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82),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23页。

②丁立诚:《小槐移吟稿》卷六《贝叶经二十四韵》注:“经为归安钱念劬恂得自锡兰贻我者,分藏诸寺供养。”或许即指此。

③云林,指云林寺,即灵隐寺,东晋成和间,僧慧理开山。清康熙帝南巡时,赐名为“云林禅寺”,为清代杭州诸佛寺之冠。

④《历代日记丛钞》第68册,第161-162页。

⑤《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5),第26页。

五(图见封二之一、二)

爽秋仁兄大人阁下:前属舍侄^①奉呈一信,计邀台览。惟起居佳胜,颂不可言。应付存款儿钱九十六番饼,由扇号王秋宾^②兄贻上。如长安市上使洋不合,由其合银请收,亦无不可。前请尊序之《西泠五布衣集》,兹将丁、金、吴三家诗文各编拾遗一卷,请鉴纳。第版未修补,误字正多耳。高叔迟淮南总局一席闻有更动,近因澈浦张铭翁^③作古,有乘暇归禾展墓致奠后顺道来杭之意,惟其光景亦不能久闲耳。尊处能为之说法否耶?肃此,泐请大安 弟丙顿首 二月廿六

又,劝启一束,虽近迂腐,然似有理,请分布如何?

按: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癸酉(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记到:“丁氏合刊杭州五布衣遗著:金农字寿门,钱塘人,《冬心先生集》四卷;丁敬字敬身,钱塘人,《研林集》四卷;吴颖芳字西林,《临江乡人诗》四卷;奚岗字铁生,钱塘人,《冬花庵诗》上下卷;魏之琇字玉横,钱塘人,《柳洲诗》上下卷。”^④陈训慈《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也称《西泠五布衣集》刊刻于同治十二年(1873)^⑤。可见,五布衣遗著刊于1873年。至于函中所称三种“拾遗”的刊刻时间,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云:光绪六年“八月,辑《临江集拾遗》、《砚林集拾遗》、《砚林印款》、《冬心先生集拾遗》成,魏稼孙丈为府君刊于福州。”则丁丙此函或当作于1880年8月之后或即1881年2月。丁丙急急将西泠五布衣中丁敬、金农、吴颖芳三人的诗文拾遗三种呈送袁昶,以表示对他的感谢,但又对匆匆不及修版而存在的讹误深怀歉意。深挚友情中体现了对刻书之事的审慎态度。

六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前奉惠函,备承眷注,计在就试译署引覲录用之际,未敢以山泽之闻上渎清听。嗣舍侄归来述悉起居大佳,惟瀛眷偶尔违和,并承赐安神煎膏三十帖,且念且感。昨又奉大函,承撰《武林掌故丛编》弁言,排偶整炼,气势清苍,足以表章前籍、润色艺林,敬佩,敬佩。见此书已成八十二种,尚有十八种须明岁可成。竣削刷完竣,再行总呈。属递两

①舍侄:指丁立诚(1850-1911),字修甫,丁丙兄长丁申之子。光绪元年举人。曾与丁申、丁丙等一起访购文澜阁四库遗书。著有《小槐簃吟稿》。

②王秋宾:未详。

③张铭翁,又称张铭斋,即张鼎。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记载:“杭州东城讲舍,薛慰农太守创设,制义外兼课经解诗赋。太守去官,即主讲席,继之者为海盐张铭斋先生。”(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年,第76页。)

④《历代日记丛钞》第68册,第405页。

⑤《文澜学报》1935年第1集,第7页。

函分别交寄。张子怡^①世兄力难家食,省中书访册局将近百席,如何图入?适钞补阁书仍在讲舍集事,因约来杭校字,所苦薪水微末耳。叔迟兄旧席仍温,差强人意。《播芳大全》^②闽人携之赴沪,将得善价,及寄杭,检卷中多阙佚,幸都肆未购成也。近来沪市书坊都算一业,点石、同文^③竞巧争胜,《二十四史》、《图书集成》正在招股照印。事之创,正时之艰耳。睦州长^④与天禄阁有乡谊,宜有是选。弟今年时发旧恙,入夏更甚,即欲心亲琐屑,奈力不能任,承嘱心领。肃上,祇敏大安,惟台察,不具。弟丙顿首 七月四日

按:关于《武林掌故丛编》的刻印时间,据《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各书之刻印从1877年直至1900年。但丁丙1899年即去世,1900年的刻书之事只能由其子侄们或其他人来完成。陈训慈《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记录《武林掌故丛编》的刊刻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⑤,《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则记载,(府君)光绪九年“八月编《武林掌故丛编》”^⑥。光绪九年到底是刊刻时间还是编辑时间尚难确定,但根据信函内容基本可以推知本函当作于1883年之后。而且,丁丙函中提到的《武林掌故丛编》只有100种,现今所见则多达190种。看来在丁丙之后,的确还有人继续予以编辑刻印。函中提到同文书局与点石斋竞巧争胜而招股照印《古今图书集成》之事,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上海同文书局石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牌记赫然题为“光绪甲申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甲申为光绪十年。据此亦可推知,丁丙本函也当作于光绪九年间。

七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前奉七月望、十月初两示,敬审道履绥和,覃邸多福,为慰且颂。并闻声誉日隆,隐多设施,仰企之至。《武林掌故丛编》大序已付雕印,谨以全帙奉呈,尚有两集,一二年内可成,再续奉也。横幅四张已揭轩楣,法书古劲,观者称羨。“抱残归”书三卷,敬乞尊题其二,便望寄

①张子怡,即张树萱,浙江海盐人。关于其在杭州参与校钞书之事,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记载:“海盐澉浦张子怡秀才树萱,铭斋先生鼎之长子,年四十六,徐竹隐少宰有函来,暂延与凌颂武兄同房住,属其校勘刻书事。”见《历代日记丛钞》第74册,第270页。

②《播芳大全》,即《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据张崑《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此书原抄已不全,由丁丙组织抄补。

③点石、同文:宜指点石斋石印局和同文书局。

④睦州:隋置,宋改为严州,明置严州府,清仍之,辖建德、桐庐等县。睦州长,即指严州府知府。据[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一“官师”,光绪九年(1883)七月间严州知府为吴世荣,字春泉,安徽桐城县人,花翎三品衔补用道,光绪四年十二月任严州知府,九年九月调补杭州知府。

⑤《文澜学报》1935年第1集,第6页。

⑥《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5),第143页。

还,俟雪渔^①使旋,再乞加题。“台贤两集”^②已收到,“皇朝三通”^③前已寄出(托唐西翁奉上),却是竹纸。今又购上《二十二子》,祈查收。尊息另单并洋,呈请收核。敏翁^④近寓越中,既节寓省之繁费,复便来省之川程,殊自得也。叔迟兄频有信来,旧恙已愈。近鹺使将更,不知如何耳。郡将^⑤承天香^⑥之后,虽暴,转觉柔和。明州公因劾一属吏为卯金^⑦深交,而属吏因此物故,是以不能迁调。此间雪消之后,市益凋残,江南海市亦如蜃楼之幻。值此时艰,毫无生趣。山荆^⑧元夕忽然痰厥,月初遂剧,亟为小儿完娶,才过三朝,即行逝世。穗帋凄对,殊难为怀。知爱附及,魏子佳舍亲^⑨抄有《伊犁总统事略》^⑩五至十二凡七卷,前后所阙若干卷,乞便惠借,俾成全帙。肃此,祇请大安,伏惟雅照,不具。 弟期丁丙顿首 二月杪

按:此函中提到丁丙妻子逝世之事,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记载:光绪十年(1884)二月,“先妣陆太宜人弃养”^⑪。据此,则本函当写于1884年2月。

八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奉六月朔、七月二日手教,敬悉就稔履祺佳胜,覃

-
- ①雪渔,指杨文莹(1838-1908)字雪渔,钱塘(今杭州)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贵州学政。工书法,笔力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著《草亭诗集》。
- ②台贤两集:未详确指。疑为《台州丛书》,(清)宋世莘辑,嘉庆道光间刊本,共有甲乙两集九种。
- ③皇朝三通:指《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
- ④敏翁,疑指应宝时(1821-1890),字敏斋,浙江永康芝英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恩科举人。屡应会试不第。咸丰初,考取国子监学正,先后居南京、上海,留心洋务,学习英语。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苏南大部被太平军占领,应宝时在沪随同官绅督练团勇,筹立会防局,积贮军粮。后因参加镇压太平军之功任上海道尹。创办龙门书院,延聘名师育士;又立普育善堂,收容贫苦老幼。升江苏按察使兼署布政事。著有《射雕词》二卷传世。
- ⑤郡将:本指郡守,明清时也指称知府。据[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一“职官三”,光绪十年间担任杭州知府的为吴世荣(九年九月任)。
- ⑥天香:据[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一“职官三”,在吴世荣之前任杭州知府的有林祖述(无锡人,进士,光绪九年二月署),依上下文,则此“天香”或即林祖述。
- ⑦卯金:本代指“刘”字,这里指刘姓某人。根据下封函中“郡将希卯金之意延子虞总纂”之意,此人必当职位在杭州知府之上,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光绪十年前后担任浙江巡抚的为刘秉璋。因此,卯金亦当指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字仲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八年任浙江巡抚,光绪十二年任四川总督。
- ⑧山荆:古人谦称自己的妻子,这里指丁丙的妻子。
- ⑨魏子佳舍亲: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称魏子佳为太姻丈第79页,又记载说,丁丙之曾祖丁轼先娶魏氏为妻(第2页),魏子佳也许即是丁丙曾祖母的家人。
- ⑩《伊犁总统事略》:即《西陲总统事略》,汪廷楷原辑,松筠纂,祁韵士编。
- ⑪《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5),第146页。

寓咸宜,颂颂。承惠《朔方备乘》^①四函,钜编远道,弥感盛情。《伊犁事略》既难借觅,请勿在念。

杭州志局先为天香所訾,春间郡将希卯金之意延子虞^②总纂,然经费欲夺撩湖岁入。同人以废灌田之水利治未定之志稿,不愿承修,复勉强调停,统由子虞主持,期以两年竣事,不延多席。芝台^③兄无从插入,有事台属,亮之亮之。郡将之设施,可以想见。

自台海告警以后,甬上搬移一空,沪上市面如水,四民百业鲜有佳况。长安虽不易居,尚无意外之虞,且有资深之望,廿年以内奉劝勿作田舍之思,留展抱负之实,此区区所祝颂耳。石公^④赴闽,艰钜之投,不知如何结构。叔迟兄四十日来无信,不知近状佳恶。《书库抱残图》承徵题,不敢急急求归。肃此,布请大安。

敏翁寓越来杭极稀,即来亦暂耳。

弟期丙顿首 九月廿一日

按:丁丙函中首先提到了《朔方备乘》和《伊犁事略》这两部边疆地理著作。关于《朔方备乘》,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光绪乙酉(1885)日记曾有一条记载:“近日赵侍御有请敕同文馆翻译道光中俄人进呈书七百餘册之奏,堂司官皆错愕不知其缘起。仆笑谓此拾(按,“拾”疑为“实”,抄写致误)《北徼汇编》(《朔方备乘》)所载之唾馀耳。士大夫不学至此,终日如梦呓人,可慨然也。”^⑤在当时国家外患日剧的形势下,地理文献及边地文献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藏书家钟情于此,是否也有藏以致用的考虑呢?

丁丙本函中再次提到了杭州志局,并有张预(子虞)担任总纂之说。据[民国]《杭州府志》“前后修辑职名”记载,担任总纂的就有“翰林院庶吉士钱塘张预”。

函中所说《书库抱残图》徵题之事,指丁丙为文澜阁重建告成而向有关人士徵求题记。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同治三年六月”条记载:“尊藏文澜阁遗书于杭府学尊经阁,绘图纪事。……府君遇陆弼珊丈光祺于沪上,丈曾

①《朔方备乘》:清人何秋涛著,六十八卷,卷首十二卷,原名《北徼汇编》六卷,后扩充、增补为八十卷,并在进呈咸丰帝御览后,赐名为《朔方备乘》。

②子虞,指张预(1840-1911),浙江钱塘人,字子虞,号腹庐,室名崇兰堂。光绪九年进士。历任编修、会试同考官、湖南学政等职。有《崇兰堂诗存》。

③芝台:似与下封函中“秀芝”为同一人,但具体指谁,未详。

④石公:疑指杨昌濬(?—1897)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太平军起,以诸生从罗泽南治团练,有功,迁知县。从左宗棠征,平浙,累擢布政使、浙江巡抚。后数迁至陕甘漕运总督,光绪十年(1884)法人扰海疆时,赴福建帮办军务,佐左宗棠、张佩纶会办。后授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光绪十四年调补陕甘总督。其在任职浙江巡抚期间,曾与丁丙有过多次交往。

⑤《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138-139页。

典守文澜阁事,工六法,府君既乞其整理书籍,并请绘图以记其事。左文襄公题曰‘书库抱残图’,杨蕉隐参军晋藩为府君绘第二图。莫子偁先生莫友芝奉曾文正命搜访文宗、文津两阁遗书,来杭寓八千卷楼,又为题眉。光绪辛巳,石门吴伯滔丈为绘第三图,书眉者沈蒙叔丈景修。”《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乙酉(1885)12月记载蒿隐王先生王颂蔚题丁氏“书库抱残图”长歌一首,称其“翔实典丽,流别粲然”,并抄录该诗^①。就此事看,该函可能写于1864-1885之间。前述一函中丁丙曾向袁昶借抄《伊犁总统事略》,本函又称“既难借觅,请勿在念”,上函作于1884年,本函也不会相隔太远。

九(图见封二之三、四)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奉十月望手示,敬悉,惟覃邸增绶、起居安善为颂。承此言度支与下文系两件事,眎一册遵当秘藏,八千卷轴搜罗已属不易,乃照目录尚缺一千数百部,何从觅补,望洋而叹,如何如何。尊得《新疆识略》,但期有用,何惜丰值。

此间钞补阁书,本年截止,可得二千种,尚短千五百种,现有底本者一千余种,待访者尚须四百五十种。木天清秘^②底册,闻亦不全;大内^③势难请录;或谓热河行在尚存一分,咨请补写,似在可行。惟愿海内止戈,庶可润色鸿业。惟执事有以教之。秀芝往来钱唐江上(此谓永康^④丈),精力颇健,殆道德所充耳。叔迟病体极危,虽似转机,尚属可虑。石公在闽,尚无新猷,高丽又在牵制。在高者固切忧思,在卑者将绝生计,惟有望天心转回而已。腊雪已得连番,殊快人意。率复,敬颂年禧。(四库甲乙景丁,共书三千五百余部,几及二十万卷,除存目不计。)

弟期丙顿首

嘉平四日

按:丁丙于本函比较集中地谈论了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事。应宝时等光绪十二年上《议复补抄阁书展限呈》说:“自光绪八年秋季起,至本年冬季止,计四年半,约已成书二千八百种”,王同《文澜阁补书记》则曰:“记自壬午(光绪八年)迄戊子(十四年)凡七年,……补抄者二千一百七十四种。”对照丁丙函中所言“此间钞补阁书本年截止,可得二千种”,其书写时间大约也在光绪十二年(1886)或稍前。函中说到“石公在闽,尚无新猷”,若石公指杨昌濬的推断无误,则杨昌濬赴福建在光绪十年(1884),又于十四年调补陕甘总督^⑤,说明丁丙写此函时间必在光绪十年至十四年间。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甲申年(1884)曾经记载:“趁计曹,秋俸发得六十金,以买《新疆识略》,犹不足。”^⑥

①《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194页。

②木天清秘:本指翰林院藏书,这里似指原藏于此的《四库全书》底册。

③大内:这里指清宫所藏之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永康丈:未详。或指应宝时,应氏为浙江永康人。

⑤此据《清史列传》(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3-4837页。

⑥《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2页。

本函中丁丙则云：“尊得《新疆识略》，但期有用，何惜丰值。”说明一定书写于袁昶预备购买《新疆识略》之后。故光绪十年（1884）嘉平（腊月）四日也许就是准确的时间。

丁丙主持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并不仅仅求其全，更要求其精，因此对底本的选择也是十分严格的。应宝时、丁丙等《议复补抄阁书展限呈》就说：“且有同是一书，阁本所收为某某刻本，而细核提要所案不符，虽有底本，不能照抄，仍须另觅。又有提要云若干卷数，而所存残缺阁书，反在若干卷数以外，须舍不足本而另借别本恭配。”^①本函中，丁丙认为翰林院所存四库底本不全，文渊阁又难以借抄，因此建议从庋藏于热河承德之文津阁《四库全书》借抄。应宝时、丁丙的呈折中总结说：“数年以来，远而京师，近而苏、沪、绍、嘉、湖，或买或借，欲求其全，殊非易易。”说明他们当时确曾据京师等地的藏书予以补抄。不仅如此，据张崑《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介绍，民国初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先生还“纠合旅京浙江同乡会，倡据文津阁本以钞补文澜阁阙简之议；并由继任图书馆馆长嘉兴龚君宝铨（字士衡，号未生）详请浙江巡按使转咨教育部，商借方自热河移京之文津本补写。钱公时任职参议院，复呈请大总统批准，在京师设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②。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先生回忆他在1922年至1924年任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又派专人到京师图书馆据文津阁而抄补文澜阁，并鼓动继任的教育厅长将丁丙补抄的部分阁书运抵北平据文津阁以重校^③。文津阁本对于文澜阁本复原的作用实不可忽视。

十

爽秋仁兄大人阁下：春来敬惟升祉日隆，覃祺安吉，引詹吉采，式协颂忱。客冬奉到惠书并《天下郡国利病书》一册，嗣见翻刊本与原文节去四成，然不免遗漏偏侧耳。

此间自岁首闻石浦船沉后，军报日传，上元镇海口外法轮逼近，我军施炮，幸屡击退，迄今一月，人心尚定。惟甬沪轮船不通，钱江转或要冲，义渡已虞拥挤，嘉郡近界激乍，营勇往往滋事，迁徙颇多，沪上出口轮船虽不妨商货，然因此戒心，市益寥落，漕运不知能否转圜，迄无定局，惟有浩叹而已。书局已减薪水一半，丹铅殊见黯澹，蓝洲^④归杭才及一月即去。客腊闻叔迟兄之耗，哀为之伤，其眷将住杭州，枢则暂停硖石，大约本月内可

①《文澜阁志》，《丛书集成续编》23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155页。

②《文澜学报》1935年第1集，第18页。

③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图书馆志》第十章，中华书局，2000年，第266-270页。

④蓝洲：即陈豪（1839-1910），字蓝洲，号迈庵，晚年号止庵，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同治九年（1870）以优贡分发湖北，历任房县、应城、蕲水、汉川、随州等县知县。颇有政声。工书画，善诗，著有《冬暄草堂诗文集》。

到,已于舍下相近觅得一椽,稍定残喘。桑根老人^①亦于正月化去。处此时艰,又频感逝,如何如何!弟自正初患齿痛,日服凉散略止,惟心神日悴,见事辄烦。阁书抄成者已二千一百种,得能烽平警靖,再越三秋,便可竣事。尊款息洋壹百肆元,连闰乘秋宾兄之便奉,乞查收。东南财力竭矣,不知司农佐职者有何神策以济之耶?肃此,祇请大安,不具。

弟丙顿首 二月望

按:关于本函书写时间,首先可以依据的是高叔迟及桑根老人逝世的年份。《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光绪十一年(乙酉)记:“得凌子与手札,述叔迟病状,复代叔迟寓书于予,与予诀别,以弱子相托。省览其书,署腊月十二日,屈指迄今已二十馀日,不知存亡,为之堕泪。夜作答子与书,托以叔迟后事并寓书高宅。”^②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的日记又写道:“得张乳伯书,知叔迟兄枢归葬澈浦,家属往依丁徵君于杭州也。徵君义高,予以为愧。”^③函中又云“桑根老人亦于正月化去”。根据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李盛平《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材料,桑根老人薛时雨之卒年为1885年。函中又提及法轮逼近镇海事件,史载,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85年3月1日),法舰向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发起进攻,镇海战役开始。在中方军队的猛烈还击下,法军最终从浙东撤退^④。所以,本函写于1885年确凿无疑。

《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录其藏书目中有《天下郡国利病书》^⑤,不知此册是否即其后来惠赠丁丙者。

十一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前托秋宾兄递上一信,计已台察。嗣奉仲春手教,敬承覃邸嘉胜,颂不胜颂。旋闻荣襄^⑥使事驰抵津沽,想五善宣勤贤劳如何。迩日得北电,知和约^⑦廿七日签押。漕运即是日启行,海上苍生庶几稍苏,执事不审何时可还都也。阁书欲补齐全,除往多伦诺尔^⑧一路之外,别

①桑根:指薛时雨(1818-1885),安徽全椒人。字慰农,号西斋、桑根。晚号桑根老人、桑根老农。咸丰三年(1853)进士。太平天国期间,参李鸿章军幕。后授杭州知府。去官后,主讲崇文书院,又改主江宁尊经、惜阴书院。

②《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61页。

③《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84页。

④徐和雍等:《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3-164页。

⑤《历代日记丛钞》第71册,第89页。

⑥荣襄:未详。

⑦和约:据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近代》(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1885年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不知是否即指此?

⑧多伦诺尔:本指多伦诺尔厅,清初为察哈尔牧场,雍正十年(1732)因商民贸易日众而置厅,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因为它与承德府同属于直隶总督统辖之热河喀喇沁营,故本函中或以指称热河或承德,具体说,就是指皮藏于此之文津阁《四库全书》。

无善策。草茅固,万不能做到,只得存其说以待其人而已。“抱残归书图”蒙代徵虎贲巨题,钦迟之至。叔迟兄所请告身已付其家,眷属自三月初回杭,灵柩暂厝硖石,秋冬间卜窆澈浦。叔迟夫人贤淑可佩,此次总局收支公帐为后来者所侵,悉出贖餘以清其款,同人愤然不平,夫人澹然处之,不欲留些子遗憾为亡者口实。现在寓金洞桥。三女已字其二,一子甚聪颖,目前不能远出,只好就近附学。阁下所贍亡友,可佩可佩。叔迟以爱子托君者,当为后来计,非为目前计耳。桑根先生作古,此间门下士已在薛庐设位,鄙人所戚戚者,亦在善其后、规其久而已。永康先生春间颇有传及复有招用之说。十载江乡固为可乐,九重恩命岂敢遽违,此事当见诸实迹才能定主见也。高明以为何如?弟春来齿痛不已,精神甚惫,草此,布颂大安。

弟丙顿首 四月廿六日

李将军游记大有可观,惟仅止一册,恐尚未全,乞再检之。

按:函中既然提及为高叔迟求告身及为薛时雨设灵位之事,根据二人之卒亡时间,则此函当作于1885年。

函中,丁丙再次提到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称除非向热河文津阁求助,否则难以得全。这再一次表明了他在万般无奈之中对文津阁所寄予的深切希望。但不知什么原因,丁丙说此议虽为善策但自己万不能做到,只能留待他人来完成。从张崑《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等有关记载看,文澜阁几次借助文津阁而补抄、校勘,均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丁丙当年欲借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热望,在他的有生之年也许始终未能实现。

十二

爽秋尊兄大人阁下:前奉清和十九、廿五两示并尊诗一卷,拜读佩佩。其时星驾正沾上,嗣闻抚约已定。台从还都,正拟作复,而贱体时时不适,六月间尤惫不可支,疏懒之衍,恃爱勿责。高叔兄眷属初寓金洞桥,后以屋太逼窄,移忠清里之北。凌子与兄五月信来,并番钱二十八饼即交高五嫂总存,舍并属先为道谢。五嫂近日患恙殊剧,能即愈为佳。浙中甬警虽定,元气一时难复,夏雨过深,伏热不透,田禾疾疫,在在堪虞。青云街考市如云,生意如水,可见萧条之一斑矣。永康在越迁屋南门,老态日增,非复前健。大稿中寄贱子一诗,感感。俟秋凉神王,当奉和以答高情。肃此,敬颂大安。

弟丁丙顿首 七月廿五日

按:上函称“和约廿七日签押”,本函云“抚约已定”,又曰“高叔兄眷属初寓金洞桥,后以屋太逼窄,移忠清里之北”,因此可以推知此函当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廿五日。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政更以順道米稅之意惟其光景亦不似久聞耳
尊處能為之沈沈否耶 弟大酒所

大受

之福登系雅道通府無微不遇
分佈為荷

馬議謹弟 百出 日三

齊安宮鐘

若洲學古



文泰製

丁丙之二

爽秋年久人閣下前房 奉呈一信計邀

台覽惟

起后佳勝似不更言 存款免錢九十六番餅 由扁排

王林宸兄廣上為長安市上使降不合由欠合銀所

收亦安本可前所 馬議謹弟 百出 日三

尊序之 西冷五布衣集茲將工全吳三家訪文編檢遺

一老所

鑒仙第版未修補誤字正多耳 高為進雅中拉石序

切有更新近風滋浦張銘為作古有乘暇歸永展墓

丁丙之一

請錄或於熱河行在尚存今咨請補寫似亦可行惟就
海內止大應潤色鴻業惟 此謂私康文

執事有以教之 委其往來幾居江上精力頗健殆道德所

元耳林進病體危惟似射核為身可慮石在南為

老新敵高而文在牽制在高看固切憂思在早看將絕生

計惟有計天心舒回而已 瞻雪已得連番珠快人意予真

歲以

年禧

弟明 丙子 嘉平月

爽秋尊久人閣下奉月謹

手示敬悉惟

章邱增強

起后安苦力以承 此意度支亦下又係兩件事

昨再遵當秘藏年卷軸搜羅之房不易乃且目錄尚缺

一千數目都何從覓補望洋而歎為

尊得新量識畧但期有用何惜今值其向抄補 閣昌

本年歲止可得二千種尚短千五百種現有底本者一千餘種

待訪者尚須四百五十種今大清秘底再開亦不全 大內勢難

丁丙之三

丁丙之四